

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魔法师的外甥

【英】C.S.刘易斯 著

高雷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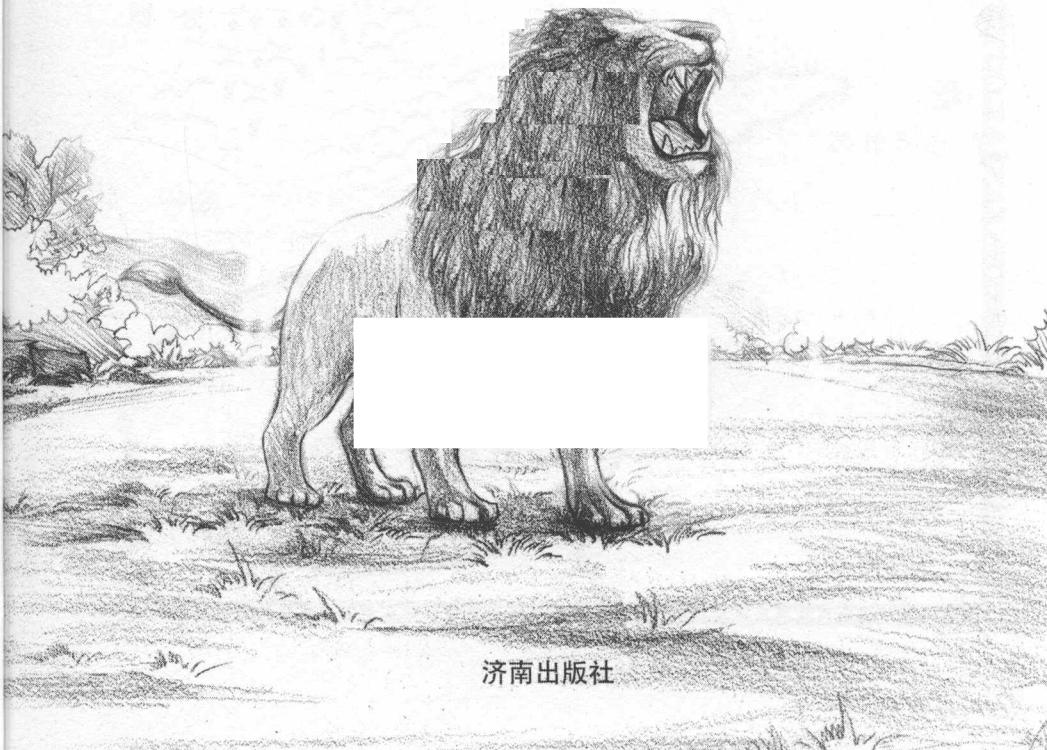
济南出版社

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魔法师的外甥

【英】C.S.刘易斯 著
高雷 译

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尼亚传奇·魔法师的外甥/(英)刘易斯著;高雷译.

——济南:济南出版社,2015.12

(名译经典童书馆)

ISBN 978 - 7 - 5488 - 1931 - 8

I. ①纳… II. ①刘… ②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

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2565 号

名译经典童书馆

纳尼亚传奇:魔法师的外甥

图书策划 郭 锐

责任编辑 丁洪玉

装帧设计 焦萍萍 刘 畅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(250002)

电 话 (0531)86131729

网 址 www.jnpu.com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50毫米×230毫米 16开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106千

定 价 25.00元

法律维权 0531-82600329

(济南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,可随时调换)



纳尼亚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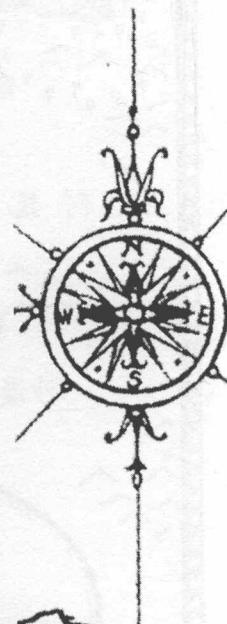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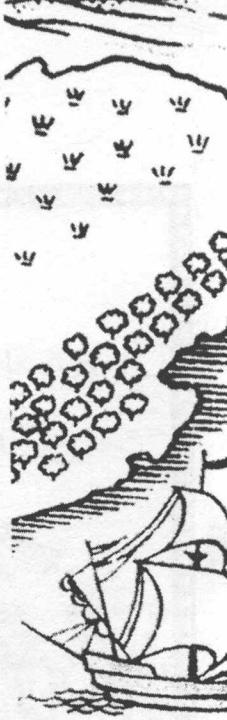
系列作品顺序

按照原著出版顺序

- 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1950（公元纪年）
- 《凯斯宾王子》1951
- 《黎明踏浪号》1952
- 《银椅》1953
- 《骏马与男孩》1954
- 《魔法师的外甥》1955
- 《最后一战》1956

按照故事年代顺序

- 《魔法师的外甥》1（纳尼亚年）
- 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1000
- 《骏马与男孩》1014
- 《凯斯宾王子》2303
- 《黎明踏浪号》2306
- 《银椅》2356
- 《最后一战》2555



人物简介

阿斯兰 (Aslan) 国王，森林之主，海外皇帝之子。它是一头狮子，伟大的狮王，来去自由。它前来打倒女巫，拯救了纳尼亚。

迪戈里·柯克 (Digory Kirke) 迪戈里一开始出现在《魔法师的外甥》里，也出现在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里。要不是他那么勇敢，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纳尼亚，读了《魔法师的外甥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

波莉·普卢默 (Polly Plummer) 波莉是第一个离开我们世界的人，她和迪戈里是《魔法师的外甥》里的主要人物。

简蒂丝 (Jadis) 恰恩城的最后一任女王，她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城市。在《魔法师的外甥》里，她跟随迪戈里和波莉来到了纳尼亚。她就是那个占据了纳尼亚的白女巫，非常邪恶，极其危险。后来，在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里，她受到了佩文西家四个孩子的挑战。

安德鲁舅舅 (Uncle Andrew) 安德鲁·凯特里先生认为自己是个魔法师，但是和所有蹩脚的魔法师一样，他并不真正懂得魔法，因而《魔法师的外甥》结局很可怕。

彼得·佩文西 (Peter Pevensie) 出色





的、至高无上的彼得国王。

苏珊·佩文西 (Susan Pevensie) 温柔的苏珊女王。

爱德蒙·佩文西 (Edmund Pevensie) 公正的爱德蒙国王。

露西·佩文西 (Lucy Pevensie) 勇敢的露西女王。

上面这几个姓佩文西的人是兄妹关系，他们在白女巫统治的漫长冬日来到了纳尼亚，并在那里待了很多纳尼亚年，创造了纳尼亚的黄金时代。彼得年纪最大，接下来是苏珊、爱德蒙和露西。他们都出现在《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以及《凯斯宾王子》里；爱德蒙和露西还出现在《黎明踏浪号》里；爱德蒙、露西和苏珊也出现在《骏马与男孩》里；彼得、爱德蒙和露西也出现在《最后一战》里。

沙斯塔 (Shasta) 关于这个卡罗门渔夫领养的儿子，有一个秘密。这不是他的真实身份，在《骏马与男孩》里，他发现了自己的身世。

布里 (Bree) 这匹伟大的战马非同寻常。当它还是小马驹的时候，被人从纳尼亚绑架，作为奴隶卖到了卡罗门国。这个国家在阿钦兰国之外，远在纳尼亚的南方。当它在《骏马与男孩》里出逃时，开始了它真正的历险。



阿拉维丝 (Aravis) 阿拉维丝是卡罗门的贵族少女。她有很多优点，在《骏马与男孩》里，这些优点一一得到了展现。

赫温 (Hwin) 赫温是一匹温顺、明智的马，另一个从纳尼亚被绑架的奴隶。在《骏马与男孩》里，它和阿拉维丝成了朋友。

凯斯宾王子 (Prince Caspian) 他是国王米拉兹的侄子，凯斯宾九世的儿子，人称凯斯宾十世，纳尼亚真正的国王（老纳尼亚人的国王）。他也被称作纳尼亚的台尔马人、凯尔·帕拉维尔之主、孤独群岛的皇帝。他出现在《凯斯宾王子》《黎明踏浪号》《银椅》和《最后一战》中。

米拉兹 (Miraz) 米拉兹是个台尔马人，来自遥远的西山之外的台尔马（台尔马人的祖先来自我们的世界），在《凯斯宾王子》中，他篡夺了纳尼亚的王位。

雷佩奇普 (Reepicheep) 雷佩奇普是老鼠首领，它自封为凯斯宾王子卑微的侍者。它英勇盖世，剑术超群，或许是纳尼亚最勇敢的骑士，其骑士精神无人能比。雷佩奇普出现在《凯斯宾王子》《黎明踏浪号》和《最后一战》中。

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·斯克罗布 (Eustace Clarence Scrubb) 尤斯塔斯是佩文西兄妹



的表弟，他无意中跟爱德蒙和露西一起来到了纳尼亚，发现纳尼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。尤斯塔斯出现在《黎明踏浪号》、《银椅》和《最后一战》中。

吉尔·波尔 (Jill Pole) 吉尔是《银椅》里的女主角，在尤斯塔斯开始第二次纳尼亚历险时，吉尔和他一起去了纳尼亚。她还在《最后一战》中前来帮助纳尼亚。

瑞廉王子 (Prince Rilian) 他是国王凯斯宾十世的儿子，迷失的纳尼亚王子，他在《银椅》中被找到。

普德格伦 (Puddleglum) 普德格伦是一个来自纳尼亚东部沼泽地的沼泽怪。它个头很高，举止严肃，但实际上内心非常勇敢。它出现在《银椅》中。

国王蒂莲 (King Tirian) 他高贵、勇敢，是纳尼亚最后一任国王。他和他的独角兽朋友——宝石一起在《最后一战》里战斗。

史福特 (Shift) 史福特是个又老又丑的猿猴，它觉得自己应该掌管纳尼亚。在《最后一战》中，它发动了一系列事件，却无力掌控局面。

帕藻 (Puzzle) 帕藻是一头驴，它不是很聪明，但从不伤害别人。在《最后一战》中，史福特欺骗了它。

目 录

- 1 / 第一章 开错的门
- 14 / 第二章 迪戈里和他的舅舅
- 25 / 第三章 不同世界交界处的树林
- 36 / 第四章 钟与锤
- 48 / 第五章 灭绝咒
- 59 / 第六章 安德鲁舅舅遇上麻烦
- 70 / 第七章 发生在前门的事
- 82 / 第八章 灯柱前的战斗
- 92 / 第九章 纳尼亚的诞生
- 104 / 第十章 第一个玩笑及其他
- 115 / 第十一章 迪戈里和舅舅遇上麻烦
- 126 / 第十二章 “草莓”的历险
- 137 / 第十三章 不期而遇
- 148 / 第十四章 植 树
- 157 / 第十五章 结局和其他故事的开始

第一章 开错的门

本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当时你的爷爷还是个孩子。这个故事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的世界和纳尼亚王国之间的所有事情是如何开始的。

那时候，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仍住在贝克大街，巴斯特伯一家还在刘易舍姆大道寻宝。在那时，如果你是个小男孩，每天必须得戴上一个硬邦邦的伊顿宽衣领，学校通常要比现在糟糕得多，然而吃的要比现在好。至于糖果，我真是不想告诉你有多么便宜，又那么好吃，因为这只能使你白白地流口水。当时，在伦敦住着一个小女孩，名字叫作波莉·普卢默。



纳
尼
亚
传
奇
·
魔
法
师
的
外
甥

她住的房子和其他很多房子一起连成了长长的一排。一天早晨，她来到后花园，看见一个男孩从隔壁花园爬上墙头，露出一张脸。波莉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直到现在，那栋房子里没有住着任何孩子，只有凯特里兄妹生活在一起，一个老处男，一个老处女。于是，她抬起头，



充满好奇地看着他。那是一张陌生男孩的脸，脏透了，就算他的手先抓了泥巴，然后大哭一场，再用泥手擦泪，也不会这么脏。实际上，他刚才差不多就是这么干的。

“你好！”波莉说。

“你好！”男孩回答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波莉！”波莉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迪戈里！”男孩答道。

“哎呀，这名字太搞笑了！”波莉说。

“还没有波莉这个名字搞笑呢！”迪戈里说。

“就是搞笑！”波莉说。

“就不搞笑！”迪戈里说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是洗脸的，”波莉说，“你现在正需要洗脸，尤其在你……”她停住了。她本想说“在你号啕大哭之后”，但又觉得那样不太礼貌。

“你说对了，我刚哭过。”迪戈里说，嗓门很高，像个极度悲伤的男孩不在乎有谁知道他哭过。“你也会哭的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要是你原来住在乡下，有一匹小马，花园尽头还有条小河，但却被带来住在这样一个可恶的窝里。”

“伦敦不是可恶的窝！”波莉气愤地说。

但是男孩太激动了，根本没有注意她讲的话，他接着说：“要是你爸爸远在印度，你不得不来跟姨妈和疯疯癫癫的舅舅住在一起，你会愿意？又如果这是因为他们正在照顾你的妈妈，而你的妈妈生病了，就要……就要

死了。”这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个怪异的表情，想极力止住自己的泪水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！”波莉低声地道歉。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又想使迪戈里转到愉快的话题上，于是就问：“凯特里先生真的疯了吗？”

迪戈里答道：“要么疯了，要么就有什么秘密。他在楼顶上有间书房，莱蒂姨妈叮嘱我，绝不能上去。唉！这真是让人觉得可疑。还有一件事，每次吃饭时，他想和我说点什么，总不让姨妈搭茬，姨妈却总对他说‘闭嘴’。她也会说‘安德鲁，别去烦孩子’，或者说‘我敢肯定迪戈里不想知道那件事’，或者说‘迪戈里，你不想去外面花园里玩吗？’”

“他到底想说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他从来不多说。哦，还有呢，有天夜里，就是昨夜，当我从阁楼楼梯下面经过去睡觉时（我也不喜欢从那儿走过），我确信听见了一声喊叫。”

“他可能把一个疯婆子关在那儿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或者，他在造假币。”

“或许他做过海盗，像《金银岛》开头的那个人一样，老是躲着过去的老伙伴。”

“真是令人兴奋！”波莉说，“我从来不知道你们那栋房子这么有趣。”

“你可能觉得有趣，”迪戈里说，“但是，要是住在里





面，你就会讨厌它。你躺在床上，听见安德鲁舅舅一路走来，悄悄地进入你的房间，你会有何感想？而且他的眼睛那么可怕。”

就这样，波莉和迪戈里认识了。那时，暑假刚刚开始，他们也都没有去海边的计划，所以他们几乎天天见面。

那年夏天是多少年来最潮湿、最阴冷的夏天之一，他们的历险便由此开始了。他们搞些室内活动，也就是说，室内探险。点上一截蜡烛，在一栋大房子或一排房子里进行探索，实在妙不可言。很早以前，波莉就发现，如果打开她家阁楼储藏室的小门，就会发现贮水池后面有块黑乎乎的地方，可以小心地爬进去。这个黑乎乎的地方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，一边是砖墙，另一边是斜屋顶。屋顶的石板之间有缝隙，透出片片光亮。隧道里没有地板，必须踩着一根根椽子，椽子之间只有灰泥。要是踩在灰泥上，就会穿透天花板掉入下面的房间里。波莉曾将靠近贮水池的那段隧道当作“走私者的山洞”。她曾把一些旧包装箱的碎片、厨房椅子的破座子，以及其他类似物品搬了上去，搭在椽子之间，铺成一块地板。她还在这儿藏了一个钱箱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，还有一本她正在写的小说，通常还有几个苹果。她还经常来这儿偷偷地喝上一瓶姜汁啤酒，这些旧瓶子使那里看上去更像是“走私者的山洞”了。

迪戈里很喜欢那个“山洞”（波莉是不会让他看那本

小说的），但他更想去探险。

“喂！”他问道，“这条隧道有多长呢？我是说，它到你家房子的边上就到顶了吗？”

“不，”波莉说，“墙并没有在屋顶那儿终止。我也不知道隧道有多长。”

“那，我们可以把整排房子都走通啦！”

“应该可以，”波莉说，“哎呀，天哪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可以进入别人的房子了！”

“是的，会被当成夜盗者抓起来，这可不好玩！”

“别自作聪明，我是在想你家后面的那栋房子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咳，那是栋空房子。爸爸说，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，它就一直空着。”

“那我们应该去察看一下。”迪戈里说。从他说话的方式上，可以看得出他是多么激动！当然，可能像你一样，他也在想，那栋房子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是空的。波莉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，他们俩谁也没有说出“闹鬼”这两个字，因为他们俩都觉得，一旦说出口了，不去就显得太软弱了。

“我们现在就去吗？”迪戈里问。

“好吧！”波莉说。

“如果你不想去就算了！”迪戈里说。

“你愿意，我就愿意！”波莉回答。





“可我们怎么知道何时到了隔壁的那栋房子里呢？”

他们决定，先到储藏室，以两根椽子之间的距离为一步，走上一遍，就知道要跨过多少根椽子才能走完一个房间。他们给波莉家两个阁楼之间的隧道多留了大约四根椽子的距离，给女佣的卧室算上与储藏室一样多的椽子。这样，他们就算出了这栋房子的总长度。当他们走完两倍这样的距离，就到了迪戈里家房子的尽头了。再往前，任何一扇门都会通向空房子的阁楼。

“但我不希望那房子真是空的！”迪戈里说。

“那你希望什么？”

“我希望有人隐居在那儿，只在夜晚才出入，提着一盏昏暗的灯。我们还可能发现一帮绝望的罪犯，并因此而得到奖赏。要说一栋房子空了多年却没有秘密，那肯定 是废话。”

“爸爸认为里面一定是下水道。”波莉说。

“呸！大人们的想法总是没意思。”迪戈里说。因为他们是白天在阁楼里，而不是在“走私者的山洞”里点上蜡烛谈话，所以空房子闹鬼的可能性对他们而言便显得很小了。

他们测出阁楼的长度后，便拿出铅笔来算算总长。起先，两人的答案不一致，但即使他们的结果是一致的，我也不敢肯定他们算对了，因为他们俩都急于开始探险。

“我们决不能发出声响！”当他们从贮水池后面再次爬进隧道时，波莉说。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重要了，他们



每人手里都拿了根蜡烛（波莉在她的“山洞”里藏了很
多蜡烛）。

隧道里黑漆漆的，布满灰尘，风吹不止，他们踩着
椽子，默默前行，偶尔互相低语几句，“我们现在到你家
阁楼对面了”，或是“走到我家房子的中间了”。两人都
没有跌倒，蜡烛也没有熄灭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一处，看
见右面的砖墙上有扇小门。门的这一面既无门闩也无把
手，显然，这门是用来进的，而不是让人出的，但门上
有个挂钩（像衣柜门里面常有的那种），他们觉得完全能
够打开。

“我去开吗？”迪戈里问。

“你愿意，我就愿意！”波莉说，就像她先前说的一
样。两人都知道，这是个紧要的关头，但是谁也没有后
退。迪戈里好不容易才把挂钩打开。门一开，突然射来
的阳光使他们不住地眨眼。接着，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，
面前不是一间废弃的阁楼，而是一个陈设完好的房间，
但似乎又是空荡荡的，死气沉沉。波莉内心充满了好奇，
她吹灭蜡烛，走进了那间奇怪的屋子，像耗子一样无声
无息。

当然，屋子的形状像个阁楼，但又布置得像个起居
室。沿墙摆满了架子，架子上放满了书本。壁炉里燃着
火（那年夏天又冷又湿），火炉前面，有一把高背扶手椅
背对着他们。在波莉和椅子之间，占据大部分空间的是
一张大大的桌子，上面堆放着各种东西——图书、可以